拯溺員短缺 水上活動旺季來臨 危機處處

業界冀政府改革制度 吸引青年入行

◆救援多需要團隊合作，但現時救生員並沒有溝通的相關課程和評估。 受訪者供圖

疫情歷時八百多天，泳池便同一時間被陸陸續續關閘一半多時日，沙灘亦不時封閉，一個沒了水的香港，霎時成了「香巷」。日前，市民總算盼來疫情和緩，社交距離逐漸放寬，部分沙灘亦獲准於昨日重開。然而，一班水上活動的守護者——救生員，卻無法因此鬆一口氣。夏天伊始，正是游泳運動的旺季，拯溺員的人手充足與否是大問題。港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透露出行業存在人手不足、晉升機會不良、宣傳教育及行業聲譽等問題，他們希望新一屆政府能夠正視，真正改革不合時宜的規則條文，令拯溺行業健康發展，更專業地服務市民。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胡啟榮表示救生員考核方式繁瑣，卻沒有好的晉升機會。

◆救生員施救現場。 受訪者供圖

◆救生員必須熟習使用各種急救器材，這亦是考核內容。

◆基礎的施救工作一般在急救站內完成。

◆急救站裏有基本的搶救物資。

上月，一名58歲男士在進行救生員考核時不慎遇溺，需要由在場的救生員救起並送院醫治，切實地曝露了救生員甄選機制中令人擔憂的因素。港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接受採訪時，談及關於行業人手不足的問題，過往他們港九拯溺員工會曾與建制派議員一同向政府反映，成效未見。隨着泳灘及沙灘水上場所的逐漸開放，行業積累已久的種種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否則危機處處。

新一屆香港政府即將上場，各行各業紛紛就自己存在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提出改善意見，希望政府從制度上改革，否則積重難返。胡啟榮建議道：「第一步是拯溺總會多一些宣傳，讓更多的人願意去考救生員，第二就是評估現存的考核方式是否合理，在繁瑣的考核之後卻沒有太好的晉升機會，有志之士也會失去入行的熱情。」

考核嚴格卻缺乏晉升機會

香港本地救生員的人手問題對於水上活動來說向來是嚴峻局面，但專業救生員的考核方式不合時宜，影響了行業的質素。胡啟榮於18年前入行，從事拯溺事業至今。他提到，自2003年改制之後，救生員要面臨的考核內容便開始繁多起來，而後續的事業發展卻沒法隨之得到改善，缺乏晉升機會，所以能夠理解年輕人肯入行的越來越少。

「救生員的工作並不像市民看上去那麼簡單輕鬆，所以其實要考核的內容是方方面面的。」他解釋道：「簡單來說考核包括筆試、急救考核及水上考核，但當中又分成了許多小的分支項目。考核不僅內容繁多，而且考試需要的數千元費用需要自己承擔，並且每三年便要進行覆核。」看來考核還是似紀律部隊般嚴格。

不過，嚴格的考核制度下亦存在隱憂，如救生員考核招募都沒有年齡限制，而殘障人士在體能合格的情況下是優先被錄取的。胡啟榮說：「相信是與防止歧視條例有關，但是我們的責任是拯救有意外的人、需要救助的人，判斷力和體能必須是要很充沛的。體能合格不能代表他的判斷力、警覺性、溝通能力合格，偏偏這三方面對水上拯溺都很重要，危急關頭人命關天。我覺得要合乎實際需要，有些條例可以遵守，有些要適當變更，也絕對不存在歧視問題。」他舉例道：「救援工作大部分時候都是一種團隊合作，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溝通能力，但是我們訓練並不具備這個課程，也沒有相關的評估，如果溝通不順暢，難免影響救援速度，無法保障市民安全。」

他亦覺得救生員向來缺乏晉升機會，「相對於大部分政府部門職位來說，比如海關、入境、警察或者食環署、郵差、交通督導員等等，事業前景都比我們拯溺員要好很多，因為他們可以晉升，他們可以成為管理層，但我們沒有這樣東西。所以，我們如何去吸引年輕人入行呢？唯一能夠支撐的就是信念感。」他說。

需提升專業形象及榮譽感

胡啟榮認為，除了人手外，救生員的形象聲譽亦相當重要，「當然大前提是，救生員自己都要有敬業精神，維護好自己的專業形象，同時政府要做好規範之餘亦需重視宣傳推廣，提升了形象才會有年輕人想入行，這樣才會令我們沒有人才荒，泳池、沙灘等公共設施在人手足夠的時候開放，市民的生命安全才能得到足夠的保障，其實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一直以來大概因為市民對救生員存在偏見司空見慣，加之「救生員起作用」的時候並不常發生在自己身邊，救生員向來被認為是輕鬆的工種，因為只是坐在岸上「看看」。胡啟榮不免為這刻板印象打抱不平，「救生員的工作內容並不只有救溺水的人。我們首先要監測，然後要出動去救援，救上來之後則要進行急救，這是一條龍的工作，其實是很繁瑣的。很多市民不明白，以為我們就是坐在看台上而已，但其實救生員隨時都在進行監測，要對可能發生意外的範圍、事件有提前的預想。」

如今，水上活動的突然重開令胡啟榮更覺擔憂：「天水圍、大埔的泳池都會開，也有之前的職員退休等，所以職位的空缺是很嚴重的。人手不夠就會影響到泳池開放，同時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編更、休息時間以及沒有放假時間，這會讓我們體力、精神都不夠，這是直接影響到市民的生命安全的。」同時，由於疫情時間持續太久，不同於普通的體能訓練，水上活動需要不同的場地，幾乎所有的救生員都沒辦法進行操練，他擔心同事的體能無法跟上龐大的人群。

兒童的走失問題嚴峻

他又指出，人手不足影響到的其中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是兒童的走失問題，「因為沙灘環境比較特殊，很多小朋友一旦走開，便不容易找回，又由於大家經常把注意力放在手機上，忽略了對小朋友的看顧。」他覺得人手的問題不可以紙上談兵，「有時候看上去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但其實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就不可能持續工作。這幾年已經看到了後遺症，就是很多泳池的部分設施都沒辦法開放。」

◆水上急救中的脊椎板需要救生員合作使用。

◆沙灘重開人潮洶湧，胡啟榮擔憂救生員人手不足。 資料圖片

聆聽 欠缺兒童水上安全指導教育

無論是交通安全教育抑或消防、急救等，通常都會安排相關人員往各大幼稚園、中小學校進行科普教育，知識宣傳等，然而作為海邊都市的香港，卻沒有相應的水上安全指導，胡啟榮表示很不理解：「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每一年在沙灘遇溺的兒童不少，其實可以反省一下是否存在這方面的缺失和隱患。」

他對此建議道：「去學校講解一些水上活動的安全，以及要告誡家長們要注意小朋友的水上安全，並且教會小朋友尊重救生員的勸誡。其實如果不將救生員的地位提升，就沒有人會尊重救生員，變相就是對我們的勸誡沒有警惕性。」

向「躺平」說不：四個中國青年「飽滿」的一天

「五一」假期，中國青年在做什麼？不同於一些人流行的口頭禪「躺平」，許許多多中國青年在各自領域努力學習、工作和探索，追求實現自己「飽滿」的人生。大學生、創業者、技術人員、基層幹部……從清晨到深夜，走進四個中國青年的假期一天，中國發展的「活力密碼」可見一斑。

清晨，科研青年的潛心求索

清晨，陽光才從鬱鬱葱葱的樹木間露面，武漢一所高校的90後博士生小佳已端坐在實驗室裏，研讀起了文獻。翻閱論文材料、梳理研究思路、分析數據信息……對於正在「主攻」資格論文的她來說，一天時間總是匆匆而過。

為了讓論文寫作的效率最大化，她不時將自己的思考記錄下來，向前輩們請教探討。「我經常和師兄師姐們學習，他們能一眼看出研究內容的局限性，指出論文的問題、拓寬視野。如果只是『閉門造車』，有時不免會陷入自我否定的消極循環。」

身邊良好的學術氛圍是中國青年學生的前進動力與能量源泉。面對重重考驗，小佳並沒有選擇「躺平」，而是在為打好學術基礎、摸清門路一步一個腳印地積累經驗。

◆王澤躍對線路進行紅外測溫。 網上圖片

「雖然有時我也會遇到『瓶頸期』，但在讀博的過程中，一份份得來不易的研究成果給了我滿足感，堅定了我沿着學術道路走下去的信念。」她說。

午後，「斜槓青年」的創業拚搏

斜陽午後，北京的一座影棚中，四五個年輕人拍攝的拍攝、化妝的化妝、打光的打光，正在趕製一條廣告片。因為疫情，身在天津的平凡開啟了「雲監工」。作為天津廿卅創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平凡這幾天經常忙到凌晨兩三點。他說，任務來了，熬夜通宵是常有的事。

近年來，中國年輕人興起一股創業熱潮。平凡也瞄準了互聯網創意策劃，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廣告創意公司。製作剪輯、維護客戶關係、經營管理公司……畢業於廣告專業的平凡很快成了能力全面的「斜槓青年」。業務受到疫情衝擊後，平凡將公司遷到天津，重整隊伍。「現在雖有困難，但公司一年的合同額保持在二三百萬元。」

今年初，平凡接到一家銀行的冬奧會主題信用卡設計工作。他帶領幾名年輕人忙了一周，設計出了多款不同風格的「冬奧風」信用卡。「這種方式把年輕人和國家聯繫起來，讓我們有了時代參與感。」

「奮鬥是青年的底色，『躺平』有時只是口頭上的調侃。」平凡說，更多青年創業者同他一樣，正在克服困難堅定前行。

傍晚，「靠譜青年」的技術創新

華燈初上，國網天津市電力公司城西供電分公司輸電運維一班班長王澤躍換下工作服，結束了一天的巡檢工作。雖然腿腳有些酸痛，但他的思緒仍在高速運轉。「準備把今天的現場信息整理一下，看看作業模式如何優化提升。」王澤躍笑着說。

今年是王澤躍工作的第八年。作為一名90後線路運維檢修工，他見證着科技給行業帶來的變化，更積極投身於技術創新的洪流中。

為了讓科技更好地為工作賦能，王澤躍與班組成員潛心探索，利用閒暇時間查閱資料、琢磨研究。去年，圍繞「黑飛」無人機入侵可能會對電力系統設備造成破壞的難題，班組齊心研發出了一整套設備系統。而如何運用技術進一步提升工作質效，也是近期王澤躍腦海中的「課題」之一。

「青年就要有迎難而上、堅韌不拔的拚勁兒。在提升自我的同時照亮他人，用奮鬥與奉獻來實現價值夢想，這正是青春的題中之意。」王澤躍說。

深夜，青年幹部的默默奉獻

夜已深沉，濱海新區寨上街道辦公室內燈火通明，90後基層幹部宮晨光仍在崗位上忙碌。

大學畢業後，宮晨光進入天津市濱海新區寨上街道，成了一名基層公務員。「基層工作瑣碎繁重、默默無聞，但又不可或缺。」宮晨光說。

這一天裏，作為街道黨建辦副主任，宮晨光一邊忙着基層的黨支部、群眾組織及志願者隊伍的組織協調，做好假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一邊梳理近年來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相關材料。

為了將基層黨員和群眾組織起來，寨上街道搭建了不少平台組織，「幫管家服務隊」便是其中一個。這支由20多個社區居民組成的服務隊，平日裏為社區群眾修水電，疫情期間則承擔起防疫巡邏、物資轉運等工作。

除志願服務隊外，疫情期間街道辦也迅速成立臨時黨支部，進駐封控區。所有黨員都在一線運送物資、參與核酸檢測工作，每天都忙到深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責任，我要盡職盡責地幹好本職工作，這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這個時代負責。」宮晨光說。

事實上，中國青年口中的「躺平」，更多的是為了緩釋壓力的調侃。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賀軍科認為，在中國特有的人口結構和人才競爭環境下，當代青年有時確實會感覺使不上力氣。但經過調研，他們發現真正「躺平」的是極少數，不懈奮鬥的是大多數。

《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2009-2021）》顯示，中國青年網民群體反對「躺平」的比例在2017-2021年間上升至74.1%。

◆文：新華社